

Zhu sheng hao

All about Love

世上一切算什么，
只要有你

朱生豪◎著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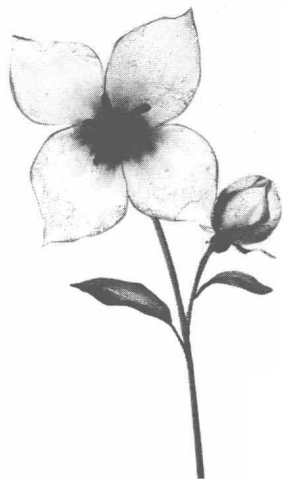
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世上一切算什么， 只要有你

朱生豪◎著

love,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上一切算什么, 只要有你 / 朱生豪著. —天津:
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5. 11

ISBN 978-7-201-09702-2

I. ①世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6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24051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 黄 沛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 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 (022) 23332469

网址: <http://www.tjrmcbs.com>

电子信箱: tjrmcbs@126.com

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900 × 1270 毫米 32 开本 9.75 印张

字数: 160 千字

定价: 36.00 元

这套情书集精选了三位文学大家写给他们挚爱的恋人的一封封情书，其中包括：英国20世纪著名文学家C.S. 刘易斯，黎巴嫩大文豪纪伯伦，以翻译莎士比亚作品闻名的翻译大师朱生豪。

这些伟大的爱情箴言，这些热烈的爱情书信，感动着一代代对爱情矢志不渝的读者。

C.S. 刘易斯(1898—1963)，是20世纪英国一位在多方面均有造诣的作家。他的代表作有《牛津英国文学史·16世纪卷》《太空》三部曲、《纳尼亚传奇》七部曲、《天路回归》《地狱来信》《返璞归真》等等。他一生著书超过30部，有学术著作、小说、诗集、童话，他在全世界拥有庞大的读者群。时至今日，他的作品每年还在继续吸引着成千上万新的读者。

《若心中有爱，一日长于百年》是刘易斯的爱情手记。全书分为两大部分，第一部分是作者在爱妻不幸病逝之后，写下的一篇篇饱含深情、痛苦与怀疑的爱情札记。在其中，交织着爱情带来的喜悦与忧愁，丧妻带来的整个精神信仰的崩塌与重建。文思深刻，感情

真挚，令人动容。第二部分是他关于爱情、友情的观点和分析，富于哲理，耐人寻味。因其身为神学研究者的背景，在精彩的哲思警句之外，也有着基督教神学的痕迹。

哈利勒·纪伯伦（1883-1931）黎巴嫩著名诗人、作家兼画家，被认为是20世纪与泰戈尔比肩的东方文学大师、二十世纪最杰出的诗人，在西方被誉为“二十世纪的威廉·布莱克”。纪伯伦的文字历久弥新，传遍了全世界，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，他的散文诗大半个世纪以来，享誉全世界，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。

《爱人啊，就想和你一起虚度时光》收录了纪伯伦和他所爱慕的女子学校校长玛丽的书信，这对有情人最终虽然没能结成眷属，但纯洁、高尚的友情始终把他们两人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在这本书中，你不仅可以看到一位深情款款的绅士，对自己的爱人百般温柔，情真意切，而且可以看到一个慷慨激昂、横眉冷对一切不公的纪伯伦，好似一个英勇无比的斗士，包含了他对民族、时代、家国的忧思。

朱生豪（1912～1944），浙江嘉兴人，诗人、翻译家，是中国翻译莎士比亚作品较早和最多的一人，译文质量和风格卓具特色，为国内外莎士比亚研究者所公认。

宋清如（1911～1997），江苏常熟（今属张家港）人。1932年进入之江大学，因为对于诗歌的共同爱好和朱生豪结为伴侣，并携手共同翻译莎士比亚，对朱生豪的事业给予了重要的支持。

1933年，朱生豪大学毕业后，与宋清如开始了近十年的通信和苦恋。1942年，两人结婚后，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翻译莎士比亚作品。1944年末，因贫穷和疾病英年早逝。

《世上一切算什么，只要有你》一书收录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一封封情书。信中的主要内容是他对宋清如的思念和牵挂，但风趣、幽默却无处不在，真挚、动人、俏皮、深情款款，堪称情书中的极品。一个陷在爱情中的男子的敏感、细腻、忧愁跃然纸上。

信中除了表达对爱人的思念之外，还谈到他们对人生、社会、生活的看法和观点。这一篇篇充溢爱情之美的文章，是那么情真意切、感人肺腑。过往的那个时代，人们的爱情观、人生观，是如此得玲珑剔透、纯粹绵长，其中的真与纯，令人不胜神往……

我们想通过出版这套书，和读者一起缅怀那些熠熠生辉、永不过时的美好爱情。在这个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爱情的年代里，找回心底对爱情曾有过的最初的感动与激情，重拾对爱情的渴望与憧憬……

001 上 卷
还解相思否

135 下 卷
此意两心知

297 后 记

还解相思否

第[001]封

宋：

谢谢你给我这么一件好工作！很想拒绝你的，但不愿拒绝你，你太好了。图书馆里借了四本《史通》，两本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，本想抄一些话头，可是回来之后，一起把它们看完了，算勉强得到一点烟士披里纯（注：inspiration的音译，即灵感），写好了这一篇狗屁文章。

为什么你说我又要生气，这也算懂得我吗？你懂得我我不是顶高兴？

被人说作浪漫，尤其是被那些伪君子之流，他们说这两字总有一点不甚好的意味，并不算是有趣的事，但实际上你与我都只能说是浪漫的人。我们的性格并不完全一致，但尽有互相共鸣的地方。我们的认识虽是偶然，我们的交契却并非偶然。凭良心说，我不能不承认你在我心目中十分可爱，虽我对于你并不是盲目的赞美。我们需要的是对于彼此弱点的谅解，只有能互相谅解的人，弱点才能变成并不可憎，甚至于反是可爱也说不定。

除非我们在自己心理的矛盾下挣扎着找不到出路，外观的环境未必能给我们的灵魂以任何的桎梏。

说厌恶陈旧是人们普通的思想也未必尽然，这世间多的是沉湎骸

骨的人，尤其在我们这老大古国里。我常想，要是中国并没有几千年古文化作基础，她当可以有希望一些。旧的文化，无论怎样有价值，为着免得阻碍新的生长起见，都有一起摧毁的必要。

一万个虔心的祝福！

朱 十四夜

第[002]封

清如：

一向我从不以离别为一件重大的事，而今却觉得十分异样。说些什么话吧，却也说不出来。

想不到你竟会抓住我的心，你纯良的人！然而我也未尝没有逃避的可能，但我不忍飞去，当一天你还记著我的时候。

不忙就回去吧？明天约你到西湖里再坐一次划子，去不去告诉我。回去的话，一定通知我什么钟点，好送你行。你去了之后，不，没有什么。

朱 廿二晨

第[003]封

好人：

好像很倒霉的样子，今天一个下午头痛，到现在，嘴里唱唱的时候忘记了痛，以为是好了，一停嘴又痛了起来。顶倒霉的是，你的信昨夜没有藏好，不知一放放在什么地方，再找不到，怨极了，想死。

弱者自杀，更弱者笑自杀者为弱者。

总之，我待你好。心里很委屈，不多写，祝你好。

伤心的保罗 十一夜

无比的好人：

我是怎样欢喜，一个人只要有耐心，不失望，终会胜利的。找了两个黄昏，徒然的翻了一次又一次的抽屉，夜里睡也睡不着，我是失去了我的宝贝。今天早晨在床上，想啊想，想出了一个可能的所在，马上起来找，万一的尝试而已，却果然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我知道我不会把它丢了的，怎么可以把它丢了呢？

我将更爱你了，为着这两晚的辛苦。房间墙壁昨天粉刷过，换了奶油色。我告诉你我的房间是怎样的。可以放两张小床和一张书桌，当然还得留一点走路的空隙，是那么的大小，比之普通亭子间是略为

大些。陈设很简单，只一书桌、一 armchair(扶手椅)、一小眠床(已破了勉强支持着用)。书，一部分线装的包起来塞在床底下，一部分放在藤篮里，其余的堆在桌子上；一只箱子在床底下，几件小行李在床的横头。书桌临窗面墙，床在它的对面。推开门，左手的墙上两个镜框，里面是任铭善写的小字野菊诗三十律。向右旋转，书桌一边的墙上参差的挂着三张图画。一张是中国人摹绘的法国哥朗的图画，一个裸女以手承飞溅的泉水，一张是翻印的中国画，一张是近人的水彩风景，因为题目是贵乡的水景，故挂在那里，其实不过是普通的江南景色而已。坐在书桌前，正对面另有雪莱的像、题名为《镜吻》的西洋画，和嘉宝的照相三个小的镜框。再转过身，窗的右面，又是一张彩色的西洋画，印得非常精美。这些图画，都是画报杂志上剪下来的。床一面的墙上，是两个镜框，一个里面是几张友人的照片，题着 Old Familiar Faces，取自 Charles Lamb 的诗句；另一个里面是几张诗社的照片，题着 Paradise Lost(注：《失乐园》)，借用 John Milton 的书名。你和振弟的照片，则放在案头。桌上的书，分为三组，一组是外国书，几乎全部是诗，总集有一本 Century Readings in English Literature(注：《世纪英国文学读本》)、一本《世界诗选》、一本《金库》、一本《近代英美诗选》，别集有莎士比亚、济慈、伊利沙伯·白朗宁、雪莱、华茨渥斯、丁尼孙、斯文朋等，外加《圣经》一本。一组是少少几本中国书，陶诗、庄子、大乘百法明门论、白石词、玉田词、西青散记、儒门法语。除了陶、庄之外，都是别人见赠的，放着以为纪念，并不是真想看。外加屠格涅夫、高尔基和茅盾的《子夜》(看过没有？没看过我送你)。第三组是杂志画报：《文学季刊》、《文学月刊》、《现代》、

Cosmopolitan(注:《现代都市》杂志)、Screen Romances(注:《银幕故事》杂志)、《良友》、《万象》、《时代电影》等。杂志我买得很多,大概都是软性的,而且有图画的,不值得保存的,把好的图画剪下后,随手丢弃;另外是歌曲集,有外国名歌、中国歌、创作乐曲、电影歌等和流行的单张外国歌曲。桌上有日历、墨水瓶、茶杯和热水瓶。

你好?不病了吧?我怎样想看看你啊!

快乐的亨利 十三

第[004]封

清如:

昨夜我做了一夜梦,做得疲乏极了。大概是第二个梦里,我跟你一同到某一处地方吃饭,还有别的人。那地方人多得很,你却不和我在一起,自管自一个人到里边吃去了。本来是吃饭之后,一同上火车,在某一个地方分手的。我等菜许久没来,进来看你,你却已吃好,说不等我要先走了,我真是伤心得很,你那样不好,神气得要命。

不过我想还是我不好,不应该做那样的梦,看你的诗写得多美,我真欢喜极了,几乎想抱住你不放,如果你在这里。

我想我真是不幸,白天不能困觉,人像在白雾里给什么东西推着动,一切是茫然的感受。我一定要吃糖,为着寂寞的缘故。

这里一切都是丑的,风、雨、太阳,都丑,人也丑,我也丑得很。

只有你是青天一样可羨。

这里的孩子们学会了各色骂人的言语，十分不美，父母也不管。近来哥哥常骂妹妹泼婆。妹妹昨天说，你是大泼婆，我是小泼婆。一天到晚哭，闹架儿。

拉不长了，祝你十分好！六十三期的校刊上看见你的名字三次。

朱 初三

第[005]封

好人：

录呈一“粲”，不是录呈一“桀”。

新咏（《玉台新咏》）数章，很像胡适之白话文学史中的王梵志体。不是好诗，但也过得去。“藎”字写作蕩或湏，你老爱这样写。

“你的那篇文章”，如果你不对我说，我一定绝对不想看它，你既然对我说了，我便想看它；你如不许我看，我便非看不可。

上次来信中“因为我不喜欢听消极的话，允许我以后不把颓丧的话说给我好不好？”这句句子应当进文章病院。

一个月以前的明天的此时，我们冒着雨在马路上。幸福的日子是如此稀少！

寄给你全宇宙的爱和自太古至永劫的思念。

Lucifer 四日

第[006]封

好：

谢谢你给我一个等待。做人最好常在等待中，须是一个辽远的期望，不给你到达最后的终点，但一天比一天更接近这目标，永远是渴望，不实现也不摧毁，每天发现新的欢喜，是鼓舞而不是完全的满足。顶好是一切希望完全化为事实，在生命终了前的一秒钟中。

我仍是幸福的，我永远是幸福的。世间的苦不算甚么，你看我灵魂不曾有一天离开过你。

祝福你！

朱 十五下午

第[007]封

宋：

才板着脸孔带着冲动写给你一封信，读了轻松的来书，又使我的心弛放了下来。叫他们拿给你看的那信已经看到？有些可笑吧，还是生气？实在是，近来心里很受到些气闷，比如说有人以为我不应该爱你之类；而两个多月来离群素居的生活，使我脱离了一向沉迷着的感伤的情绪的氛围，有着静味一切的机会，也确使我渐对过去的梦发生

厌弃，而有努力做人的意思。

我真希望你是个男孩子，就这一年匆匆的相聚，彼此也真太拘束得苦。其实别说你是那么干净那么真纯，就是一些人的冷眼，也会把我更有力地拉近了你的。我没有和平常人那样只闹一回恋情的把戏，过后便撒手了的意思。我只希望把你当作自己弟弟一样亲爱。论年岁我不比你大甚么，忧患比你经过多，人生的经验则不见比你丰富甚么，但就自己所有的学问，几年来冷静的观察与思索，以及早人世诸点上，也许确能做一个对你有一点益处的朋友，不只是一个温柔的好男子而已。

对于你，我希望你能锻炼自己，成为一个坚强的人，不要甘心做一个女人（你不会甘心于平凡，这是我相信的），总得从重重的桎梏里把自己的心灵解放出来，时时有毁灭破旧的一切的勇气（如其有一天你觉得我对于你已太无用处，尽可以一脚踢开我，我不会怨你半分），耐得了苦，受得住人家的讥笑与轻蔑，不要有什么小姐式的感伤，只时时向未来睁开你的慧眼，也不用担心什么恐惧什么，只努力使自己身体感情各方面都坚强起来，我将永远是你的可以信托的好朋友，信得过我吗？

也许真会有那么海阔天空的一天，我们大家都梦想着的一天！我们不是自由的渴慕者吗？

现在的你，确实是太使我欢喜的，你是我心里顶溺爱的人。但如其有那么一天我看见你，脸孔那么黑黑的，头发那么短短的，臂膀不像现在那么瘦小得不盈一握，而是坚实而有力的，走起路来，胸膛挺挺的，眼睛明明的发光，说话也沉着了，一个纯粹自由国土里的国民（你相信我不会爱一个“古典美人”？虽然我从前曾把林黛玉作为我的